

撼人的壮美与动人的优美

——北岛、舒婷诗歌美学之比较

刘德岗^{*}

(武汉大学文学院 武汉 430072)

[摘要] 北岛和舒婷是新时期以来蜚声诗坛的两位有重要影响的朦胧诗人，他们在人生阅历、诗美追求上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他们在诗歌美学方面还是表现出了诸多不同：在诗意内容上，北岛以“恨”为主基调，而舒婷则以“爱”为主旋律；在诗歌切入点上，北岛从思想切入，而舒婷则从情感切入；在意境营造上，北岛使用的是“缘情造景”，而舒婷运用的则是“触景生情”；在诗歌风格上，北岛表现出的是壮美，而舒婷表现出的则是优美。

[关键词] 北岛 舒婷 诗歌美学 比较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267 [2009] 9-0185-04

在中国当代诗坛上，作为朦胧诗领军人物的北岛和舒婷，无论是在人生经历还是在诗美追求上，他们都存在许许多多相同或相似之处。比如，他们初涉诗坛的时间相近：北岛是在1970年，舒婷是在1971年；他们参加工作后的职业相同：两人分别在北京和厦门两地的建筑公司做建筑工；他们的诗美追求一致：颠覆传统，采用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等等。尽管两位诗人有如此之多的相同或相似之点，但由于他们性别、性格、气质的有别，以及对人生、社会和历史认知的差异，他们在诗歌美学方面还是表现出了诸多不同。

一、“恨”与“爱”之不同的诗意内容

综观北岛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诗作，可以发现，他是以冷峻深刻的思想，以怀疑否定的态度，对文革十年现实社会的假、丑、恶表达了深切的憎恨。“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诗人，北岛似乎不是以‘爱’的深沉和激烈为基调，他不象有的作家把爱推向每一片绿叶，也很少去称赞、表现那富有古典美的人性，也许是爱得太深了，他的主要基调

是‘恨’，憎恨、仇恨、痛恨那些蔑视人道践踏人性的暴行。”^[1]从北岛的大部分诗篇中，笔者发现他恨的内容十分深广，概括说来，北岛诗歌恨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现实社会秩序的深深怀疑和彻底否定，这一诗意内容在他早期诗篇中表现得十分鲜明，你听：“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北岛：《回答》）。由于那个畸形年代是非的颠倒，真假的难辨，因而无数善良的人们被蒙骗，被利用。当北岛这些早醒的青年识破鲜花掩盖下的罪恶后，诗人再也不相信那个“莺歌燕舞”的美好了，他怀疑，他否定，他憎恨，他吟到：如果“到处都是残垣断壁/路，怎么从脚下延伸/滑进瞳孔里的一盏盏路灯/滚出来，并不是晨星”（北岛：《红帆船》）。

北岛“恨”的内容的另一面是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和激烈抗争。面对不公正和非人道的社会，诗人做好了一切牺牲的准备，他悲壮地歌到：“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

^{*} [作者简介] 刘德岗（1962—），河南襄城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 / 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选择天空 决不跪在地上 /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好阻挡那自由的风” (北岛:《宣告——献给遇罗克》)。以上所引诗句深切地表达了诗人赴难的坚定决心,鲜明地表现出了诗人同现实的悲壮抗争。诗人虽然表白说他“只想做一个”,但从北岛营造的诗歌世界里,看到的分明是一个伟大的英雄和勇敢的斗士,看到的是一个真正的大写的“人”。他之所以如此激烈地反抗现实,正是缘于他仇恨这个世界的公正、不合理和不人道。

需要强调的是:北岛虽然恨这个世界,但并没有仇视这个世界,并没有同现实社会做彻底的对抗,他恨的背后是渴望建立一个“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2]因此,他的“恨”比简单的“爱”更有力量,更能给人以启示。正如丁宗皓同志所说的那样:“虽然对世界充满了不满和敌意,但他却没有走向彻底的悲观主义,也没有遁入犬儒主义,他的生活依然审慎得、冷静得出奇。”^[3]我想也不仅仅只是审慎和冷静,而且更重要的是审慎和冷静后面隐藏有一颗对社会和人生永远抱着挚爱的心。

如果说北岛是把“恨”的批判锋芒直接伸向社会病灶的话,那么舒婷则是用“爱”的旭日暖阳去沐浴大众长期以来受伤的心灵。可以说,舒婷的诗作无不流贯着对家国的浓浓情思,无不充溢着对亲人朋友的绵绵爱意。她的爱是那样的无私又是那样的深厚和宽广,你听她那对祖国充满赤子之爱的深情诉说:“我是你十亿分之一,是你九百六十万平方的总和; / 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 / 喂养了 / 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 / 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 / 去取得 / 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 /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作为一个女儿,诗人对父母有着大海般的挚爱深情:“虽然我写了许多支歌, / 给花、给海、给黎明。啊,母亲,我的甜柔深谧的怀念, / 不是激流,不是瀑布, / 是花木掩映中唱不出歌声的枯井。”(舒婷:《呵,母亲》)。诗人运用变形的艺术手法,通过一组具有优美特质的温雅意象,表达出一个孝女对母亲的深切怀念。当时,作为一个年青女诗人,舒婷甜美的歌喉,更多地唱给了她的朋友和恋人:“如果你是火, / 我愿是炭。”“如果你是树, / 我就是土壤。”“只要夜里有风 / 风改变思绪的方向 / 只要你那只圆号突然沉寂 / 要求着和声 / 我就会回来 / 在你肩膀平静地说 / 兄弟,我在这儿”(舒婷:《兄弟,我在这儿》)。如此之多的家国情,父母爱,友谊,怎能不让人感觉到一种爱的温馨呢!

通过以上的有限列举,我们不难看出,舒婷的诗歌字里行间流淌着爱的暖流,字里行间表达出对他人的深切关

爱;读她的诗,仿佛是聆听老朋友的窃窃私语,让你充分感受到人间那份难得的真爱。舒婷之所以能写出如此之多充满真情至爱的动人诗篇,正是因为她意识到:“今天,人民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意尽可能地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4]“我相信,人和人是能够相互理解的,因为通往心灵的道路可以找到。”^[5]

二、“思想”与“情感”之不同的切入视角

北岛的诗大多表现的是历史、社会与人生问题,他的诗是以思想性强为其主要特色的。“首先他用思想消解了情感和情绪,思想又借助那些阴冷的形象而产生感染和震撼作用,使诗歌充满了质感和力度”。^[6]北岛把对社会人生的长期思考所得,借助诗之载体,形象而生动地传达给读者。他诗之孕育从思想切入,他诗之审美空间用思想支撑,因而使他的诗作常常给人一种富于思想性和穿透力的强烈印象。这一点我们透过下面这首《恶梦》就能比较清楚地把握到。“在方向不定的风上 / 我画了一只眼睛 / 于是凝滞的时刻过去了 / 却没有醒来 / 恶梦依旧在阳光下泛滥 / 漫过河床,在鹅卵石上爬行 / 催动着新的摩擦和角逐 / 在枝头,在房檐上 / 鸟儿惊恐的目光凝成了冰 / 垂向大地 / 道路上的车辙 / 又结起一层薄霜 / 没有人醒来。”很明显,这首诗的题目是一个比喻,诗人把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比作一场恶梦。“恶梦在阳光下泛滥……催动着新的摩擦和角逐”,“没有人醒来”,这些都是极富象征和暗示性的诗句。诗歌表现了当时现实社会中产生的种种“摩擦”:旧的摩擦还没有结束,新的摩擦又催生出来。在那冰冷得“又结起薄霜”的环境里,竟“没有人醒来”。这是一场令鸟儿都惊恐的“恶梦”啊!真有一种“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滋味。诗人把那段恶梦般的历史如此形象地展示出来,我们怎能不惊叹其思想的深刻与构思的独到呢?

北岛诗中不单单是那些剖析社会历史的诗篇是从思想切入的,就是那些表达爱情的篇什也无不从思想切入,这样一种诗歌思维方式就使那些“以情取胜”的抒情诗章也往往渗透着浓浓的思想汁液。“毕竟,只有一个世界 / 为我们准备了成熟的夏天 / 我们却按成年人的规则继续着孩子的游戏 / 不在乎倒在路旁的人 / 也不在乎搁浅的船 / 然后,造福于恋人的阳光 / 也在劳动者的脊背上 / 铺下漆黑而疲倦的夜晚 / 即使在约会的小路上 / 也会有仇人的目光相遇时 / 降落的冰霜 / 这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 / 在这个故事里 / 有我和你,还有很多人。”(北岛:《爱情故事》)这个“爱情故事”给你讲述的不是花前月下、佳期如梦、柔情似水的浪漫,而是给你呈现了一种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缺乏友善和关爱,充满敌意和冷酷;而且谁都逃不脱这样的境遇,因为“在这个故事里 / 有我和你,还有很多人。”这样的意境营造就

使诗意内涵拥有了一种认识的深刻性,使诗歌的审美空间里拥有了一种思想的元素,诗歌也因此获得了一份难得的凝重和质感。

舒婷的诗歌大多关注的是人们的情感世界、内心生活,她的诗多从情感视角切入,多写家国情、母女爱、友谊、故乡恋,从而使诗篇传达出浓浓的情思。请看《土地情诗》:“我的 葳蕤的、寂寞的、坎坷的土地啊 给我爱情和仇恨的土地 给我痛苦与欢乐的土地 / 父亲给我无涯无际的梦 / 母亲给我敏感诚挚的心 我的诗行是 / 沙沙作响的相思树林 / 日夜向土地倾诉着 永不变质的爱情”。舒婷就是这样以细腻的笔触,以第一人称的宣叙方式,巧妙地切入到这个世界的情感最深处。我们发现,舒婷诗的切入点不在思想意念上,而在情感情愫上。如果说读北岛的诗给我们的是心灵的震撼的话,那么,读舒婷的诗则给我们的是心灵的感动。请看《赠》的第一诗节:“我为你扼腕可惜 / 在那些目光流动的舷边 / 在那些细雨霏霏的路上 你拱着肩,袖着手 怕冷似的 深藏着你的思想 你没有觉察到 我在你身边的步子 / 放得多么慢 如果你是火 我愿是炭 就这样安慰你 / 然而我不敢”。舒婷的诗不仅在这类表达友谊和爱情的篇章里激荡着情感的微波巨澜,就是在那些反映社会问题的诗作里,象《风暴过去之后——纪念“渤海二号”钻井船遇难的七十二名同志》一诗,也同样充满着浓浓的情思(我们在此不再引原诗)。所以我们说,舒婷的诗歌大多是从情感这一视角切入的。毫无疑问,她的诗也是因情感而取胜的。

三、“缘情造景”与“触景生情”之不同的意境营造方式

北岛在进行诗歌创作时,大多是心中先有了一种思想或意念,然后围绕思想或意念选择意象,营造意境。这种诗歌创作之法即我国古代诗论中所谓的“缘情造景”。缘情造景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诗美建构方式,所谓“内”就是指诗人内在的主观情志;所谓“外”就是指外在的客观事物。缘情造景就是诗人将某种心境、某种感觉或某种情感加以“物态化”。林东海先生说:“心境物化就是将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状态,用有形的摸得着的景物状态来表现。”^[7]北岛的《恶梦》、《走吧》、《一切》、《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等皆属此类作品。我们请看一首《十年之间》:“在被遗忘的土地上 岁月,和马轭上的铃铛纠缠 / 彻夜作响,道路也摇晃 重负下的喘息改编成歌曲 被人们到处传唱 女人的项链在咒语声中 应验似的升入夜空 / 荧光表盘淫荡地随意敲响 / 时间诚实得象一道生铁栅栏 除了被枯枝修剪过的风 谁也不能穿越或往来 仅仅在书上开放过花朵 / 永远被幽禁,成了真理的情妇 而昨天那盏被

打碎了的灯 在盲人的心中却如此辉煌 直到被射杀的时刻 / 在突然睁开的眼睛里 留下凶手最后的肖像”。这首诗表达的是诗人对文革“十年之间”那个畸形年代的鞭挞和唾弃。众所周知,文革十年,人性被践踏,是非被颠倒,善恶被扭曲。文革十年是灾难的十年,是毁灭人性的十年。诗人从这一思想观念出发,精心选择和组织意象,从而营造出这一阴冷恐怖的诗歌意境。这首诗虽然没有具体的事件叙述,但抒情层次的大幅跳跃,开放的结构,叠出的意象,丰厚的意蕴,让我们真切地领悟到“十年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它虽然“以意为先”,但受众者并不感到乏味枯燥,因为诗人着力用意象去传达思想,使思想意象化,情感化,因而诗歌中的思想更具感染力。这种缘情造景的意境建构方式在我国古典诗歌里比比皆是,比如李白的《将进酒》、《行路难》等都是此类典范之作。

舒婷的诗大多采用的是“触景生情”的意境营造方式,这种诗歌的建构程序大致是诗人的感官接触到了客观世界的人、事、物、象后激起了内心情感的涟漪,诗人敏锐地捕捉到这些人、事、物、象的动情点,然后孕育构思,从而完成诗意生命的创造。应当说“诗人先并没有自觉的情思意念,生活中遇到某种物境,忽有所悟,思绪满怀,于是借着对物境的描写把自己的情意表达出来,达到意与境的交融。《文心雕龙·物色篇》说:‘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讲的就是这有境及意的过程。”^[8]舒婷的《神女峰》就是采用这种意境营造方式完成的佳作,请看原诗:“在向 你挥舞的各色花帕中 是谁的手突然收回 紧紧捂住自己的眼睛 / 当人们四散离去,谁 还站在船尾 衣裙漫飞,如翻涌不息的云 江涛 高一声 低一声 / 美丽的梦留下美丽的忧伤 / 人间天上代代相传 但是,心 真能变成石头吗 / 沿着江岸 / 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 正煽动新的背叛 / 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 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不难理解,这首诗是诗人在游览长江途中,看到了那座举世闻名的神女峰后,由此激起了情感的波澜,神思飞扬起来,从而产生了创作的灵感。这种触景生情的诗创造方式,往往是诗人挖掘出“景”本身所蕴含的意义,因“触景”而“生情”,最终完成诗之创造的。这种诗创造的方式比较常见,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杜甫的《登高》等皆属此类作品。

“缘情造境”与“触景生情”是古今诗歌意境营造的两种基本方法,北岛和舒婷各得一法,各尽其妙。但这并不等于说北岛在进行诗创造时就没有“触景生情”之作,只不过是多用“缘情造景”罢了;同样,也不是说舒婷就没有“缘情造景”之诗,只不过是多用“触景生情”之法而已。

四、“壮美”与“优美”之不同的抒情风格

无论是自然界、社会生活还是文学艺术,都存在着壮美与优美两种不同形态的美。壮美就是我国古代文论里所说的阳刚之美,“通常所谓的阳刚之美,就是在巨大的体积,激烈的动作,惊人的速度,辉煌的光彩,磅礴的气势,强烈的对比,刚劲的力线,尖锐的冲突,粗犷的形态等等事物现象和矛盾中体现着的美。”^[9]壮美往往给人以力量之强,品格之高,气势之壮,形态之奇的感觉,使人产生惊叹,敬畏等感情。我们读北岛的诗作正能给我们这样一种感受,他诗中所表现出的那种深深的怀疑,愤激的批判和激烈的抗争情绪,充分显示出那种男性的奔放和粗犷,充分体现了壮美的艺术特征。像《回答》、《一切》、《宣告——献给遇罗克》等诗作无不显露出这样的情绪色彩,请看《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的最末一节:“我,站在这里/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没有别的选择/在我倒下的地方/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我的肩上是风/风上是闪烁的星群/也许有一天/太阳变成了萎缩的花环/垂放在/每一个不屈的战士/森林般生长的墓碑前/乌鸦,这夜的碎片/纷纷扬扬”。这首诗表现出了抒情主人公现实的尖锐冲突,也表现出了抒情主人公超乎寻常的勇敢、坚强和无畏;它让我们在精神上感受到一种殉道者的悲壮的同时,也使我们领略到了一种壮美的艺术格调。

北岛诗歌的壮美风格,不仅仅体现在内容上他同现实社会的尖锐冲突和激烈对抗,当然也体现在他诗歌形式上的刚劲与粗犷。他的早期诗歌常常使用“凶手”、“乌鸦”、“夜”、“海浪”等这些阴冷灰暗的意象符号,为读者营造出一种悲壮的艺术氛围;另外,他诗歌急促的节奏,冷色调的语言也给人创造出一种“气势之壮,形态之奇”的壮美之感。总之,这些内容和形式的双重作用,成功铸就了北岛诗歌的壮美艺术风格。

舒婷的诗篇大多呈现出一种优美的抒情风格,无论是诗之爱的主题内容,还是轻柔舒缓的节奏形式,温和典雅的意象符号,都给人一种阴柔婉约之美。“所谓阴柔之美,则是在具有曲线、圆形、小巧、光滑的形体,舒缓轻柔的节奏,柔和协调的色彩,统一、平衡、和谐的形态中显示出来的美。”^[10]我们赏读舒婷的诗作,总让人陶醉于它抒情的真实自然,意象的温和典雅,节奏的轻柔舒缓,音韵的和谐优美等一系列诗美之中。请欣赏她的《四月的黄昏》:“四月的黄昏里/流淌着一组组绿色的旋律/在峡谷低回/在天空游移/若是灵魂里溢满了回响/又何必苦苦寻觅/要歌唱你就歌唱吧,但请/轻轻,轻轻,温柔地/四月的黄昏/仿佛一段失而复得的记忆/也许有一个约会/至今尚未如期/也

许有一次热恋/永不能相许/要哭泣你就哭泣吧,让泪水/流啊,流啊,默默地”。这首诗共两节,从形式上看,它表现为节与节对称均衡,音韵和谐自然,节奏轻柔舒缓等特点;从内容上看,诗人把“四月的黄昏”的特定情感表现得既浪漫又忧伤,有一种“令人忘利害之关系,而玩之而不厌者”^[11]的审美感觉。这种小巧、优雅、统一、平衡、和谐的抒情格调很好地达到了优美的美感特征。

舒婷诗歌的优美风格,也充分体现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内容上她多抒写爱的主题,表现出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与宽容,表现出抒情主人公同她所处时代和环境的和谐关系;在形式方面,她的诗歌呈现出结构小巧匀称,诗意含蓄蕴藉,意象温和典雅等特点。这些内容和形式的双重美感特征,能够充分唤起读者的优美情感体验。所以我们说,舒婷的诗歌总体上是一种优美的艺术风格。

以上我们从四个方面探析了北岛和舒婷的诗歌美学特征之不同,这并不等于说他们仅仅在这些方面有区别。实际上他们在诗歌语言、宣叙人称、抒情节奏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限于篇幅,这些不同的诗歌审美特征有待我们今后继续研究。

参考文献:

- [1] 王干.历史·瞬间·人 [J].文学评论, 1986 (3).
- [2] 北岛.谈诗 [A] 老木编:青年诗人谈诗 [C].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 1985. (1).
- [3] 宗皓.人格的界碑:北岛的位置 [J].当代作家评论, 1988. (4).
- [4] [5] 舒婷.青春诗会 [J].诗刊, 1980. (10).
- [6] 吴秀明.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中) [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2. 507.
- [7] 林东海.诗法举隅 [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 [8]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 [9] [10] 易洪斌.美学漫谈 [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5.
- [11] 王国维.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 [M].王国维.滕惠成校注:人间词话新注 [M].济南:齐鲁出版社, 1982.

(责任编辑:嘉惠)